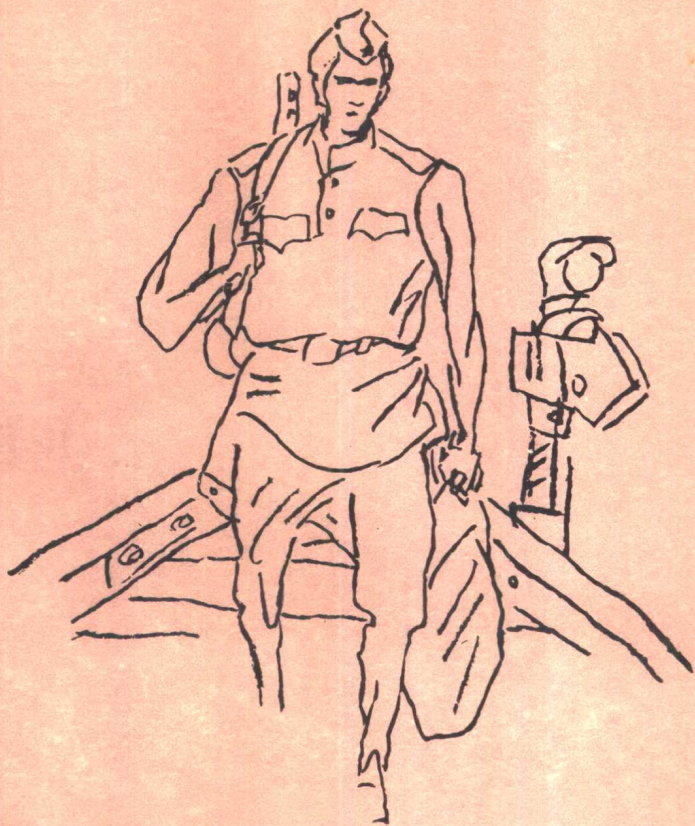


苏联当代文学丛书

SULIANGANGDAIWENXI



致以前线的敬礼

〔苏〕B·康德拉季耶夫 著

陈敬咏 袁玉德 等译

致以前线的敬礼

〔苏〕B·康德拉季耶夫 著 陈敬咏 袁玉德 等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致以前线的敬礼

〔苏〕B·康德拉季耶夫 著

陈敬咏 袁玉德 等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25印张 插页2 296,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70册

统一书号：10091·1068 定价：2.20元

目 录

战争文学的新人新作——维·康德拉季耶

夫作品评介…………… 陈敬咏(1)

萨什卡…………… 杨岱勤 宋东方 袁玉德 译(13)

奥符夏尼柯沃峡谷…………… 习 雯 译 素梅校(181)

致以前线的敬礼…………… 程文 译(234)

伤假…………… 陈敬咏 应天士 袁玉德 译(282)

战争文学的新人新作

维·康德拉季耶夫作品评介

陈敬咏

七十年代末苏联当代作家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以其处女作中篇小说《萨什卡》(1979)崭露头角，蜚声文坛。接着，在一年多时间内接连地发表三部中篇小说《鲍里卡的道路》、《胜利日访切尔诺沃》、《伤假》和四个短篇《在“第一百五公里”的边防站上》、《奥符夏尼柯沃谷地》、《致以前线的敬礼》、《在奥符夏尼柯沃的战场上》。其中，《萨什卡》发表后不久，即搬上银幕。《伤假》尚未正式发表，即以话剧的形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萨拉多夫等地剧坛上与观众见面。苏联评论界倍加重视，著名作家、评论家，如西蒙诺夫、巴克兰诺夫、贝科夫等人把康德拉季耶夫视为苏联第四代作家的重要一员、苏联战争文学的代表作家。

康德拉季耶夫已发表的作品均以苏联卫国战争为题材。这场战争迄今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在苏联，描述这场战争的文艺作品卷帙浩繁，评论界甚至对战争题材是否会消失的问题早已展开争论。有的认为“战争小说基本上已经疲惫了”、“战争小说成功的高峰已经过去了”，有的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战争文学‘成功的高峰’没有过去”，“它还在前

头”，更有的甚至认为卫国战争题材才写了不到十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初登文坛的作者来说，如果其作品不反映出某些特色，不显示某些新意，那是不可能赢得广大读者，不可能与五、六十年代早已名闻遐迩的作家相提并论的。

那么，康德拉季耶夫作品的特色和新意何在呢？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究，对于了解苏联文学的近貌以及战争题材文学在这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可以提供些素材。作家本人说过他写的是“关于自己的战争”：“当时在报刊上登载的关于战争的东西与我个人体验差别很大。我要讲述的战争发生在不大的一小块土地上，对许多人来说是不怎么熟悉的，而且是艰苦的、失败的战争……关于自己的战争，也许每个人都能讲得极其真实、极其真诚，不放过当时的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特征，因为这是你的‘一寸土’……你的战争。”①

至于为什么提出“自己的战争”这个概念的呢？那得简单追溯一下卫国战争题材小说的发展历程。这类小说诞生于战火弥漫的苏德战争年代，发展至七十年代后半期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年代、四十年代下半期至五十年代上半期、五十年代下半期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六十年代下半期迄今。从描述战争的范围来看，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描写较大战争活动的小说和描写局部战斗活动或战地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以及部分长篇小说。例如，第一、二阶段中，属于前者的有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冈察尔的《旗手》三部曲、布宾诺夫的《白桦》，属于后者的有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卡扎凯维奇的

①④ 维·康德拉季耶夫：《安魂曲式的中篇小说》，苏联《各民族友谊》杂志，1979年第6期第251、252页。

《星》；第三阶段，则以描写局部战斗活动的“战壕真实”小说为主，其代表作有邦达列夫的《营队请求火力支援》和《最后的炮轰》、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第四阶段，描写大范围战事活动的篇幅浩大的全景小说取代了“战壕真实”的中短篇小说，而成为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小说的主流，其代表作有西蒙诺夫的《最后的夏天》、邦达列夫的《热的雪》、恰科夫斯基的《围困》、斯塔德纽克的《战争》等。苏联评论界一般都把第三阶段称为“第二浪潮”，评论家沃罗诺夫则提出，七十年代末“这个刚刚开始阶段就可以认为是关于伟大卫国战争文学的第三个浪潮”^①，而康德拉季耶夫的《萨什卡》则是这个“新浪潮”的一部代表作。称之为“新浪潮”也许还为时过早或者也不确切，因为不仅有人提出了“战争小说基本上已经疲惫了”的估计，而且即使战争小说“成功的高峰”“还在前头”，即使战争小说的“新浪潮”正在形成，那么它也不是“第三浪潮”，应是“第四浪潮”。康德拉季耶夫的作品有别于第四阶段的全景小说。表面上，它们与第一、二阶段中涅克拉索夫、卡扎凯维奇的作品、与第三阶段中“战壕真实”派的作品相近，甚至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写的都是局部战斗活动或战地生活，故事时间短、人物少，中心人物都是下级军官或士兵，而且注重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但是，进一步剖析可以发现，康德拉季耶夫作品的主题思想、形象内涵、艺术风格却是与众不同的。就其现已发表的作品看来，写“自己的战争”，也就是写能抒发真情实感的战地的“凡人小事”，以生动形象的笔触勾勒出引起读者共鸣的别具一格的人物风貌，是使作者描写这场战争的作

①弗·伏罗诺夫：《战争小说的新浪潮》，苏联《十月》杂志，1980年第5期第204页。

品具有新的特色和相当的艺术魅力的主要原因。

中篇小说《萨什卡》描写的就是1942年春季在尔热夫附近沼泽地带阵地战中一个普通战士的形象。

尔热夫之战，在苏联卫国战争史上也并不著名，就战役的规模、延续的时间和对整个战争进程的重要性来说，远远不如莫斯科城下之战、列宁格勒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大战。但是它却也是苏联卫国战争中最困难时刻进行的最困难的战役之一。当时苏联大片国土沦亡，大批人员、工业东迁，国民经济正在大规模地调整，使之纳入战争的轨道。与法西斯德国相比，苏联的兵力、物力还暂时处于劣势。仗打得很艰苦，尔热夫之战更是如此。当时参加尔热夫之战的指挥员、红军军长赫塔古洛夫和以军事记者身份探访过尔热夫之战的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回忆这个战役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它的艰巨性：“关于它，我留下了最悲惨的回忆”，“这次旅行是整个战争中最使人身心感到苦恼与痛楚的”^①。战斗的艰难，如春季泥泞、运输中断、饥寒交迫、弹药不足、伤亡惨重等等，在康德拉季耶夫的小说中得到了比较真实的反映。残酷无比的法西斯战争给人民带来不幸和灾难，但是，康德拉季耶夫并没有象“战壕真实”派的一些作家那样，选取战斗、流血、牺牲的可怖场面，把主人公置放在生死搏斗的尖锐冲突和苦恼不安之中，探索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等抽象的道德、哲理问题，而是撷取短短几天的战地日常生活，把镜头对准一个普通士兵的不停的行动与思虑。从描绘主人公与周围环境和人物发生的复杂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与斗争中显现一个普通一兵的性格。譬如，在战斗和负伤的场面

^①转引自阿·康德拉托维奇《关于士兵的一部中篇小说》一文。苏联《文学报》，1979年5月9日第4版。

中，我们看到萨什卡敢于斗争，善于观察、机智敏锐、富有经验；在送俘与抗令的场面中，我们又看到他忠于职守，执行政策，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坚持真理；在取靴和告别的场面中，我们看到萨什卡忠厚憨直，不顾安危，关心战友；在相会与投宿的场面中，我们还看到他知情达理，善于体谅他人，勇于自我牺牲，等等。

主人公清醒地认识到，等待步兵列兵的是早已注定的命运：“前线—负伤—医院—补充连，然后又是前线。这还是走运的。但是一个人一生能有几次走运呢？瞧，现在是第一次，也许还有第二次……但是能永远这样吗？战争的路还长着哩……”萨什卡坚持住了尔热夫大地上的火与血的考验，而且准备坚持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萨什卡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可以归结为“必须”两个字。必须坚持住，必须战斗，必须保卫祖国。“连长常常在发命令时拍拍萨什卡的肩膀，说：‘必须完成，萨绍克，懂吗？必须完成。’萨什卡懂得，这是必须完成的，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一切任务。”萨什卡做到他必须做的一切：“萨什卡在这可怕的两个月中所干的全部是不乐意干的事。进攻，侦察——所有这些都超出了他的能力，他总是尽量克制自己，把恐惧和对生活的渴望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不让它们妨碍他去做眼前必须做的事情。”但是，应该指出，“必须”，这不仅意味着，战士要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对一个自觉的战士说来，这还意味着，时时刻刻不忘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对战友的神圣的职责。萨什卡不是那种唯命是从，麻木机械地去执行命令的战士，他对周围事物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不是营长命令他处决战俘吗？他必须执行命令，他也可以为自己连队除了仅存的十六人以外的所有牺牲了的战友复仇，向审讯时拒不作答的德寇

开枪，但是，萨什卡迟疑不决，最后还是拒绝开枪。萨什卡不是受伤了吗？他可以离开战场径直到伤员接待站去就医，只要顺路把自己手中的新式武器交给兄弟连队换回一支老式步枪就行了，但是萨什卡却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在枪林弹雨下蹚过小溪，越过中间地带，为的是交回武器并“和大伙儿，和连长告个别”。萨什卡路上遇见伤员，替他包扎了伤口，在小路上做了记号，并找到了卫生员，不是做了必须做的一切了吗？他完全可以马上赶到伤员接待站去。但是，萨什卡却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再次冒着生命危险，陪着卫生员，找到伤员。只是这时他对自己才“感到十分满意”，“他实现了诺言，而且伤员终于等到他来，没有死去”。由此可见，自觉地执行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对战友的神圣职责，这就是主人公萨什卡这个形象的最本质的东西。

作者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伤假》则是篇没有描写战争场景的战争文学作品。尔热夫战斗中负伤的连长沃洛佳中尉回到莫斯科养伤，在伤假期间的种种遭遇、见闻、愤懑、激忿以及年轻人的爱情、苦恼，日常生活中的匮乏、饥谨，构成了这篇别具一格的小说的主线。作者善于把后方的日常生活与战斗岁月的回顾与思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小说虽然避开了硝烟弥漫的前线的厮杀，可是时刻使读者感到战争的焦灼的风云随着主人公的行动思绪扑面而来。

沃洛佳是个普通的年轻军官，当他浑身血污地负伤归来时，他几乎是用仇恨的眼光看待留在后方的种种人物的。他从血泊中归来，看到“鸡尾酒餐厅”的食客们时，激忿得拔出手枪，喝令全体顾客为他的连队牺牲了的战士起立致哀。可是当他在后方住了下来，亲眼目睹了艰难岁月中为前线使尽最后力气生产武器的工人们时，他又羞愧了。使他更加歉

疚的是，因为他的失误，有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这个年轻的倔强的、带点稚气的沃洛佳中尉面对着战士的妻子放声恸哭了。渴望重返前线的战斗意志终于战胜了老母的凄楚的泪眼和情人的缠绵的攀留，他放弃了可以进入比较安全的指挥部门的机会，重新返回了凶险的尔热夫前线。

《伤假》是写的“自己的战争”，但又是“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所以产生了“隐而愈现”的特殊艺术魅力，使得在汪洋的祸海、遍地的灾难中站立着的几个普通人的境遇紧紧地牵动着读者的绪念。

短篇小说《奥符夏尼柯沃谷地》是比较突出的一篇。它又如《萨什卡》一样，对尔热夫城下“一寸土”的战斗中的日常生活进行具体、生动的描写，表现出作者对这场战争的独特的见解。正是在这个生活的深处，作者在挖掘战争参加者——主人公少尉军官的思想和心灵。

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战争中的日常生活也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大家在这里做什么事都萎靡不振，走路吃力，说话无声，吃东西和抽烟都尽可能地拖长时间，而你不知道，这究竟是在节省精力，还是已经完全没有精力了？”“不叫人们为死者掘墓坑了，因为人们没有力量为自己——生者挖掩体”。条件虽然如此艰难困苦，但主人公并没有悲观失望，束手无策，就象小说中一个主人公所说的那样，“活得下去”。之所以“活得下去”，正是因为少尉也象萨什卡那样，懂得这样做是必须的。

但是，在对待敌人的态度上，不仅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乃至作者其他作品中也多有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的人物情节。这是五十年代“战壕真实”派作品的标志之一。康德拉季

耶夫的作品有些不同。《奥符夏尼柯沃谷地》的主人公在放走垂手可得的俘虏时，自我辩护说：“我只是按人道的的方式行事而已……是的，是的！按人道的的方式！”但是，战争的现实终于使他得出与前者截然相反的结论：“‘按人道的的方式’行事对我说来已经不是那么毫无疑问了。一般说德国人是否值得按人道的的方式对待他们？想必，不值得。”最后，当中尉知道将可能用六个人的生命来弥补他的过失时，他终于彻底理解自己的罪过，毅然投身到六个人的行列当中去，准备用自己的鲜血为自己赎罪。

《致以前线的敬礼》是书信记叙体的短篇小说。在作者现已发表的短篇中是最精练，也最感人的一篇。在军医院护士尼娜对伤病员的“例行的情恋”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爱情”的过程中，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献身祖国的崇高情操。小说中爱情的抒写与爱国主义的主题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尤拉·维杰尔尼科夫是一个经历过两年战斗历程的红军军官，因作战英勇，受过两次伤，荣获两枚奖章。正如他在信中表白的那样，“‘消灭德国侵略者’已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的心灵的召唤”，在前线大家“甚至还认为”他“有点冒失”。尤拉·维杰尔尼科夫年轻，刚刚二十岁，但是“读得多，想得多”，爱好历史和文学，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想专攻改变俄罗斯面貌的彼得大帝时期和十月革命时期的俄罗斯历史。但是战争中断了学业，中学一毕业他走上了前线。但是尤拉·维杰尔尼科夫不象邦达列夫《最后的炮轰》中的主人公诺维科夫那样，因此而谴责战争。对后者来说，战争是不可理解的怪物，人在战争中仅仅是被动的，是受这个怪物所主宰的。战争破坏了个人的幸福，最后甚至使他成为自己部队炮火的牺牲品，而尤拉·维杰尔尼科夫则明确地提

出“战争终究是战争”，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克制自己才是”。他对尼娜的爱情是强烈的、含蓄的，尽管他“并不是个胆小鬼”，但是在他热爱的姑娘面前却表现出“该死的羞怯心”。当他终于找到力量表白自己的情感时，他却是如此袒露地表达出青年人初恋的真挚、纯洁的心灵。

尼娜是个聪明、善良、勤勉的姑娘，她一心扑在医务工作上，待伤病员如亲人，具有巨大的同情心。她生活经验有限，但对战争，对家庭，对周围的环境和人物却有自己独立的看法。“一般说来，我对待一切事情都和大家不一样。我的女友爱的都是漂亮的、伤势较轻的小伙子……我爱的却都是那些伤势最重的、没有胳膊没有腿和面部畸形的人”，因为这些人需要有人照料，而尼娜也有决心“服侍一辈子”。

小说通过尤拉·维杰尔尼科夫的热情洋溢的来信和它们在尼娜身上引起的敏锐的反应和情感的变化生动有趣地显示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的思想、品质、情操、志愿、爱好、理想，塑造了一对献身祖国的青年战士的形象。小说结束，这对情人音讯中断，留给读者以真挚的、炽烈的、久久萦回的对纯真爱情的一曲颂歌。

综上所述，作者笔下的萨什卡、《伤假》中的沃洛佳中尉、《奥符夏尼柯沃谷地》中的少尉、《致以前线的敬礼》中的尤拉·维杰尔尼科夫都是普通军官和战士，都说不上是战功赫赫的英雄，但这些“前线一代”作家作品中常见的主人公却又栩栩如生，各呈异采。尤其突出的是萨什卡的形象。可以说，这是继特瓦尔多夫斯基1945年写成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中同名主人公瓦西里·焦尔金之后，在战后三十五年的苏联文学中，再现的生动、丰满、真实的士兵形象，它一扫“战壕真实”派作品中那些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人物的迷

障，给人以凉风扫尘、寒冰破热的清新感觉。这些人物，不论在对敌、对人、对己，不论对战争、对职责、对爱情，都显示出当年的红军战士应有的品质。

康德拉季耶夫作品中妇女的形象也是十分突出的。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描写了稚气的姑娘尤丽娅对沃洛佳的痴情的爱恋、纯真的女学生托丽娅和中尉的难分难舍的一段过从、聪明的护士尼娜对伤病员的关怀备至和对尤拉的纯洁、深沉的爱情，鲜明地凸现出那个时代条件下的年轻俄罗斯妇女的美好形象。这些姑娘热情、直率，把自己的全部的爱恋、情怀、幸福都紧紧地跟献身祖国的战士系结在一起。作者在描写她们时，几乎都不正面描绘她们的面容姿态，可是，通过寥寥几笔的行动的叙述，便使这些人物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而又由于这些既有特色又还带有各自弱点的人物，在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因此便使得他们亲切可信，使读者对他们的喜悦和忧戚感同身受。

康德拉季耶夫的艺术风格也有其独特之处。他擅长于从平常生活中平常人物的平常行动中展开情节，揭示矛盾，剖析思想。康德拉季耶夫在《安魂曲式的中篇小说》一文中谈到写前线中平常生活的重要性：“无论多奇怪，但是，关于战争的日常生活还是写得不多……而整个战争是由这个日常生活组成的。战斗本身并不是战场上人的生活的主要部分。而其他部分全是那种困难得难以置信的、极为贫乏的、体力上过重负担的日常生活……战争小说现在不仅沿着心理方面，而且沿着更加完整地掌握人在其中生活和战斗的环境本身而发展的。”①康德拉季耶夫描写的生活场景离不开细节描写，但他

①维·康德拉季耶夫：《安魂曲式的中篇小说》，苏联《各民族友谊》杂志，1979年第6期第251，252页。

不故弄玄虚，有深度，有分寸，而且在细节描写中始终注意发掘人物的内在的思想活动。如《萨什卡》中，主人公受伤时，作者以从容不迫的笔调描写中弹、流血直到从德国人的枪口下逃脱，不放过主人公的一举一动，但在描写人物的举动之时，又不忘显示人物的感觉、反应、策划逃脱，想象敌人凶相等，从而表现出主人公敢于斗争，善于观察、机智敏锐、富有经验等品质。《致以前线的敬礼》开头对大红花的用笔简练的抒写，使战壕外“简直美得出奇”的大红花变成了勇敢的化身、爱情的象征。《奥符夏尼柯沃峡谷》开头，写主人公失去了排里最后一名战友，紧接着写到初春五月的战场，在花香幽微之中，阳光照耀下，雨后前沿阵地的弹坑，看上去有如错落的盘碟等等，都使人如临其境，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康德拉季耶夫是属于苏联《前线一代》的作家。1939年，当他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就参军，离开莫斯科到远东铁道兵部队服役。1942年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几个月他便上了前线，参加了尔热夫城附近的战斗，曾任排长、连长等职，因作战勇敢而获得一枚“勇敢”奖章，后因两次负伤离开前线，又因身残而退伍。这一段生活，以及他对生活的深入理解，为他二十多年后开始的创作生涯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战后，他进入工业美术学院，成了一名工艺美术师。他对于以战争为题材，以“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进行创作的思考由来已久，因为“一切回忆起来是那样的真切”，“应该描述那时的感受”^①。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和深刻感受，再加之严肃的创作态度，使他终于夙愿得偿。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开始写剧本，虽然剧本得到好评，但作者觉得它还不完善，就不让它

①维·康德拉季耶夫：《为每句话负责》，苏联《苏维埃文化报》，1980年11月11日第6版。

上演。六十年代初，他受到“前线一代”作家邦达列夫、巴克兰诺夫、贝科夫等人的小说的影响，决定从事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但是康德拉季耶夫并没有匆忙行事，而是进行刻苦探索和磨炼，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探索文学中一般性浅薄的描述与真实的界限”，只是待自己头脑中“产生了士兵萨什卡的形象”，“主人公的特征确定之后”，才开始为发表作品而动笔创作^①。所以，可以说，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上比较严肃认真的作家。

^①维·康德拉季耶维奇：《为每句话负责》，苏联《苏维埃文化报》，1980年11月11日第6版

杨岱勤 宋东方 袁玉德译

萨 什 卡

谨将此书献给在尔热夫城下战斗过的所有同志
——活着的和死去的。

傍晚，德寇的炮火一停，萨什卡就该站夜岗了。在小树林边上，依着一棵云杉搭了个供休息用的松松垮垮的小窝棚。窝棚旁边厚厚地堆了一堆树枝，脚站麻了，可以在上面坐坐，但要不停地了望。

萨什卡观察的范围不小：从战场中间那辆被击毁的黑乎乎的坦克到被炸成废墟、我们总也夺不回来的那个小小的潘诺沃村。不利的是，这里的小树林不是猝然终止了，往下还有一片小树林和灌木丛。更为不利的是——百米之外冒出一个小山岗，岗上有片桦树林，林子并不密，但却把战场隔开了来。

按照常识，应当把岗哨设在那个小山岗上，但人们担心那样一来离开连队就远了点儿。如果德寇来偷袭，怕接应不上，因此岗哨还是设在这里。老实说，了望并不要紧，因为夜间每个树墩或是灌木都会变成“德国鬼子”，但是没有发现有谁在这个岗哨上打过瞌睡。至于别的岗哨就难说了，那里常